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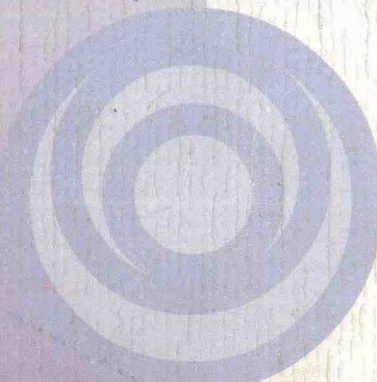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郑志宁 / 著

[LUJIASUIBI]

文化DNA

旅加随笔



旅 加 随 笔

文化 DNA

郑志宁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文化 DNA 旅加随笔

作 者：郑志宁

责任编辑：王志茹

责任校对：张种玉

装帧设计：孙明晓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吉林工学院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70 千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书 号：ISBN—7—5387—1248—8/I·1368

定 价：15.00 元

WENHUA DNA

序

“中西方文化冲突”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几乎人人都能在生活、工作和社会中感受到的问题。这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小至生活习惯、风俗礼仪，大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有相当大的差异。中国人对这种冲突感受特别敏锐、深切，我以为这是因为中国在文化上某些方面落后于西方的缘故。

中国人的冲突感从何而来？来自某种不甘承认落后的心态。这一点可以说在国人的生活中在在可见。最常见的是总喜欢回头看，叙说当年勇，把许许多多来自西方的科技成果，历史地归功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于几千年前的老祖宗。再不然，便是用精神文化之永恒优越来抵消物质文化的暂时落后。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由来已久，至今绵延不绝。

与此相对立的另一极端是甘于承认自家落后到不惜彻底归顺的地步。这就是屡受挞伐的“全盘西化”主义。持此主张的人如今不像“文化民族主义”者那样明火执仗，因为“洋奴”、“假洋鬼子”、“数典忘祖”之类的恶谥，要比“因循守旧”、“老土”、“冬烘”之类的讥讽更有杀伤力和威吓力。

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当然是最多的。所谓“中间”，即意味着主张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其间有中间偏土的，也有中间偏洋的。前者往往热衷于“民族化”，而后者则往往乐于揭橥文化世界主义，赞成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反对对民族文化进行人工保护。一般来说，形诸于言的，以中间偏土为多，所以张扬民族气节要比揭示国民劣根性理直气壮。付诸实践的，则以中间偏洋为多，所以衣食住行、消闲娱乐多向西式倾斜。以代而论，老一代多偏土而新一代多偏洋，更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开放之后，出国深造或弃国而逃的人多了，一般来说，在外事业有成，对西方文化知之较深的，多为中间偏洋，反之，则弃民族文化如敝履者多。至于从内在的全盘西化论者摇身一变而成为嚣张的民族主义者的，大抵是属于在外面混不下去之流的。

以我自己来说，我在解放前受过全盘的西化教育，待到走出校门时便步入了新社会，待到改革开放时已年过半百，既无出国深造之可能，亦无弃国而逃之勇气。完整的西化教育使我深知西方文化之长短，而长期的国内生活经历又使我深知民族文化之长

短。

旅加十余年的郑志宁先生写了一本记述他在加国所见所闻和所亲历的事情，发了一些议论，并倩我作序。倩我作序是因为我和他兄弟是多年的同事和挚友，又因为我在访加小留温市时受过他的热情接待，有了交情。而更重要的是我读了郑先生的书稿之后，深感在对待中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我们有着根本性的同见共识。郑先生在他的书里讲的许多见闻和故事，几乎都和中西方文化冲突或碰撞有关，如果我不赞成他就此的表态，我是不会写序的。

邵牧君

1999年6月20日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WENHUA
DNA]

在文化交汇的前沿

——自序

一个人初到陌生的人文生态环境时的心理感受，常会被用“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一词来概括。如果对别种文化已有所了解，或者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期，这感受便不再是冲击，而是交汇了。不过，对文化观念比较敏感，喜欢对精神的东西持怀疑批评态度的人，会逐渐发现，自己就文化而言已成了一个边缘人物。欣幸自己根深蒂固的中国心多了一点世界眼光的同时，也会感到无所适从的困窘，简直是连个年节生日也过不明白。

土、洋陋俗种种，历来一律鄙夷，到外面就更不可能效颦般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地弄一堆蛋糕蜡烛，边切边唱出“祝你生日快乐”的滥调。而关于本命年等的讲究，如系红腰带以避邪之类，更是货真价实的邪，令人避之惟恐不及。

“圣诞”、阳历、农历新年本身就是不同文化传统的产物。我们这类人，该过哪一个呢？“圣诞快乐？”又偏偏不知“圣”是谁；“恭喜发财？”明明自己绝不可能发财。还是场合不论，全是一句意简情长的“新年好，多保重”吧。

也别轻易宣称自己在文化上“世界化”了。所谓文化传统，乃是一种习惯，往深里玄里说，是形而上学的潜意识一类，例如不限量的自助餐上，明明已经饱了还想再多吃一点的欲望，十字路口逢红灯，而前面没有汽车通过时就紧一步跑过去的冲动等等。令人惊讶的是，它不是生命遗传密码，却如影随形，如魂附体，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代代相传。好一个文化DNA！起这DNA密码作用的，首推明码的语言文字。有人颇为武断地说，旅居海外的华人什么时候不会说中国话了，文化的根就算是掐断了。然而这对于世界上惟一承继延续数千年的语言文字——中文，对于以能驾驭这美好文字为傲的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人，可能吗？

中国南方方言（包括粤方言）里保留着较多文言古语的成分。华人餐馆商店里文字斑斓的促销标牌上，会指明某种菜肴食品“抵食”。这两个字丰富的内涵，不懂广东话的人也可以心领神会：该食品不仅美味可口，而且便宜划算（等于细菜卖了人赖以生存的粗饭价钱），甚而至于耐久“经吃”，口福绵长！中国人关于吃饭的“文、史、哲、艺”岂不尽在其中？也许，单凭这两

个字，我与唐人街的陌生老爹就有割不断的文化血缘。有趣的是，不必说在没有饥饿历史的新大陆北美，就是国内较富足地区的商家，怕也早不屑如此仰赖朴素的说理，而是乞灵于浮夸的煽动，用“帝王享受”一类华丽的辞藻，去招徕他们吃饱已不成问题的顾客了。

来自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移民，为加拿大注入了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随身带来了他们原住地的文化。在跨世纪的门槛，统计表明，两年来中国大陆已取代香港成为加国移民的最大来源。相信同胞们在生活稍得喘息安定之后，就会遭遇这属于精神层面的难题，也使得我的体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作为北美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大都市，温哥华堪称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不同年代来自中、港、台及世界各地的华人，从语音语汇到行为观念也都各显出标识明晰的特色，结成互难渗透的营垒。这其中的错综差异，也与中西文化的冲突一样，相映成趣，耐人寻味。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日渐增多，表面上看，人们对二十年前被称为西洋景的东西已没有多大的好奇心。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今年五月中国总理出访北美所到之处，美、加两国各级首脑的致词不约而同地以一两件事先精心操练的中国话开始，也可能让一些人产生若干错觉。

有朋友新近落脚于此，求职上遇到些挫折，愤愤不平的心绪引出的牢骚竟是，自己在国内是教大学的，到国外旧业难操，退而求其次，教个中学小学还不行吗？显然，他们对外面的真实情况还是了解得太少，要么就是被所谓“中国人洋人谁最聪明谁最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蠢”一类自欺欺人的吹牛宣传误导过甚。若是先来听听我们这些一般的过来人的介绍，他们的心理准备就可能充分得多了。

奴颜婢膝，尤其是向洋人屈膝，历来为国人口中最所不齿，但如果看到百货公司的销售员跪俯在地帮顾客试穿一双新鞋，还要左右拿捏，把手指插进鞋内以确定鞋、脚间隙恰到好处；看到泥瓦工戴着厚实的护膝，跪在马路、胡同后巷乃至你家宅的台阶上抹灰刮线，你所感悟到的，大半不是谁尊谁卑，而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那句名言。

闲余时写了几篇杂感，附在给国内友人的信札中，蒙他们的鼓励，一年来又写出了二三十篇，虽都属短钉小文，毕竟是实话实说，既没有虚构夸张，更不敢假冒高深，所勾勒出的，应该是作者自己的心历轨迹与个性轮廓，愿能为对此类边缘生活感兴趣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参照。

郑志宁

1999年5月

于加拿大温哥华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意愿而细心开出的药方，跑到一家著名的便宜药房，划出价来仍近百元之多。最后结果是把已经掏出的钱包又塞回口袋去了。谁能保证那药吃下去就 work（好使）呢。既然没说有什么大要紧的，索性挺过去算了。于是上学打工不误，攀上跳下照常。胸腹伸缩之间，确实痛得要死。但两个星期下来，到底让我挺过来了。只是过去得过此病的母亲获悉这一细节，从此再不相信我们在国外温饱有余的夸口，也绝不接受我们一分钱的“接济”与孝敬。

独立开业的和医院门诊的医生都是免费看病，之后凭挂号记录向政府要钱。因而病人多（是否治好不论）就是富医生。医生们也勾结起来，相互介绍，共同开发病人资源。家庭医生看一个门诊，能得到 20 元左右的诊费。有人说这是被医生缩水借以向病人“哭穷”或显示其清白无辜的数字。既然是“计件”的，看起病来哪能不分秒必争？

医生看病的程序也很有趣。在家庭医生的诊所（很多情况下是数名医生构成一个门诊中心），先与医生雇佣的护士小姐联系报到，坐候片刻后，再被请入诊室内续等。医生接待病人的诊室往往一分为二或三个小隔间，均放入病人。医生走马灯似的在几个隔间中穿行。最初我感到不解，何必多此一举呢？大家排队使用同一间诊室不就完了（如国内那样）。后来看出门道了：医生在进入每一个诊室见到病人前，迅速地在门口取阅护士放在那里的病历，将病人的姓名、职业、病史等作快速扫描式预习，同时使病人感到医生真是关心他，并对他了如指掌。怪不得我当年曾纳闷，这医生怎的记忆力如此之好，我不过一两年来过一次，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他居然记得我的一切，俨然老朋友。

国内常听抱怨医生草率敷衍病人，遇上无骚扰价值的便现出一脸的不耐烦。想不到国外情况更甚。医生×骚扰（大体是始于过度热情）的投诉与敷衍病人的职业病并行不悖地数不胜数。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地方，尤其要讲究效率。医生永远面带微笑，但绝对无暇与你废话扯淡。知道你反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者说他治得好的病。提问题稍有两秒钟迟疑，他便道 OK 了。英语社会里，当谈话的一方想单方面结束讨论，便说声 OK，译成中文意即“今天就到这儿吧！”其实是一个委婉的再见。若另一方不作响应，便有纠缠之嫌。跟医生交谈时，自是有求于他，于是他那声 OK，听来就有几分像清廷戏中不甚甘心的奴才还想辩白两句时，主子冷冷地一声“跪安吧”。

两年前，曾碰到个机会发点小财，不过那是向汽车保险公司索赔，并非医疗保险，但与医生有关。上班走高速公路遇前方塞车，车龙骤停之际，身后那厮刹车不稳，将我撞到前辆车尾上，俗称叫人家给“三明治”了。对方是一辆坦克一般雄壮的瑞典 VOLVO，毫毛未损，而我车的前后保险杠却全变了形。不觉间警察已然赶到，责任全在后车。无论车损人伤都可向汽车保险公司敲一笔。特别是人伤，法治社会是实，但还不是医生说了算。

第二天，开始觉得脖子有点不大灵。不消说是冲撞时受了挫伤。但困难在于，看病时恐怕得大作痛苦之状，方可买得医生同情加诊断书。而是否痛苦，首先是不能上班。轻易不上课对我并非好事，立足未稳请人代课的事最好避免。下课后一个学生特来找谈，说她父亲此间行医，这类勾当常干，肯定能为我索赔到数

千元，而且不需要我装病配合。诱惑太大了，我不能不心动。医生开证明，又不是我作弊，何乐而不为？但权衡再三之后，还是婉谢了。这个外表甚靓的女孩，学习成绩却极糟，一向在及格线上徘徊的。倘若日后向我索要起回报如优惠分数怎么办？再弄个×骚扰的嫌疑更不是玩的。算了吧。脖子不舒服一段后不治自愈了。

二

真正的机会终于来了。

不少人知道我在大学教书，教的什么，是怎么教的就未必清楚了。教书很大程度上是靠嘴皮子功夫加个人魅力。有了这两个强项，学识“菜”一点，也容易讨好。我对自己的声音向来比较悲观。词间隔不稳定，语速偏快（性格特点的反映，担心对方耐心不够）而外，音质也很沙糙。多年来自己的讲话的录音，无论英文中文从不敢自听。这样的人偏偏混到个吃开口饭的工作，是讽刺也是悲哀。不容质疑，声音对我太重要了。慨叹发恨之余，亦常生妄想，哪怕自己一无是处，种族不“良”（绝非自认）、英文不灵、口才不佳、模样不俊、年龄不轻、学问不多，只要声音不哑，立足这大学也多几分“仗义直言”的本钱。回国一行听到老友们各展歌喉，自卑感愈加强烈了。

几个月来由于连续上课与超负荷地嘶叫，声音沙哑不堪。最初仅是感到气短乏力，后来发展到说话失声。这痛苦只有我自己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旅

加

随

笔

最清楚，而外人则未必察觉。嗓音正常状态下似狼叫，哑了成驴叫，音感不细腻的人也许区分不清，总之不好听就是了。

让家庭医生耽误了一段以后，约了去看耳鼻喉专科医生。他往我鼻孔里点了一滴麻醉剂，旋即用一个鼻饲探管顺鼻孔插入喉咙。管子的另一端通着一个窥视镜，有很精致的照明系统。结论马上就得到了：声带上长了一块息肉。说我运气好，圣诞节前有一次手术门诊可以把我插进去。他说得轻松，在我却不是小事情，尽管驴叫是已知公认最难听的动静因而不必顾虑，手术后还会更糟也罢，正想再多问两句，“晚安”之声又起，医生已经准备伸手去拿另一间诊室门口的病历了。

所谓手术门诊，意即不必住院，病人当日可经人护送回家。节省了住院费，也弥补了病房之不足。定在12月进行，学校已停课，尽可放胆去做。

因手术后不允许开车，我乘了公共汽车进城。走进医院的大门，这是来加八年后的第一次。

入得门来，马上有护士笑脸唱喏让座，使人如沐春风。我的感觉有点异样。挨一刀不无紧张，被人伺候一次则很舒服。于是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翻翻当天的报纸。少顷，听见传呼我的名字，尽管我姓名中让洋人头疼的两个Zh，被念成不伦不类的声音。我进入准备室，询问问题：姓名、职业、籍贯、家史、病史、血型、过敏症……填几张表格。家庭个人病史那一页很头疼。凭我有限的英语（表上尽是些拉丁字）医学知识，仅是很肯定地否掉了爱滋、吸毒、肺病等几项，其他各栏，不顾有损自报的大学教师身份，坦诚不认识。对方甚至发现，经她们解释后我

也未必全明白，便说估计你不知道就是没有。末了把一个压印了我姓名的塑料镯子套在我手腕上。据说产院新生儿脚脖子上也会套上这么个东西，印上母亲的姓名，以防错包或调包。可我这么大个活人还能对不上号吗？

又一位三十多岁的护士笑吟吟走过来，把我引到一个小更衣间。不能穿自己的衣服接受手术这是常识我懂。于是我从她手中接过一双长可过膝的针织袜和一件宽松过腰的大衫，有前襟与两只袖子，从背后系带子，类似幼儿园孩子穿的娃娃衫。

护士眼睛看着我发出字字清晰的一句指令：

“把身上全部衣着脱下，包括手表、眼镜、戒指、项链、耳环……”

(Take everything off including…)

“全部？”(Everything?) 我只重复了这一个字以示强调。

“当然是全部。”(Of course everything.)

我耸耸肩叹了口气，表示很难从命。本人是来动“口”的，又不是结扎，关下边什么事？

见我有抗拒之意，她笑着补充了一句：

“嗯，那么你可以穿着内裤。”(Well, you can have your short son) 说完还像电影中的洋人那样把一只眼睛狡黠地挤了一下。

我这才放心，但最终也未懂，是她一开始没说清楚，还是在这句上下文中，“全部”(Everything) 一词不言而喻地不含内裤，还是她存心想开个玩笑？

换上大衫长袜，让我坐上一个高背大轮椅，试体温，测血